

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

黃金千兩購人頭

李郁塘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六

由阿克蘇至喀什的行程，於清末名將左宗棠、劉錦棠治新時，在行軍補給上算是一大站。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騎驢乘駱駝趕需時一個月。於今大卡車的行程要走四整天。我們兩輛逃難車：一要拉遠尾隨的匪軍距離；二要追趕前行軍政大員們，好相隨出國。只得馬不停蹄晝夜趕趕，原本需時四天的路程，我們僅走了兩天半。於十月十七日黃昏時，進抵南疆首府的喀什城。

喀什全名是喀什克爾，位於帕米爾高原東麓的喀什克爾河兩岸，因以得名。有回漢兩城，居民逾廿萬，較省城迪化市還多一倍。因此成爲全省第一大城。回城位於喀什河北岸，即古疏附國所在地。今仍以此名縣。城內有第二行政專員公署，疏附縣政府，以及英、俄、印、巴、阿富汗等國領事館等機關林立。商賈雲集，市肆繁華。居民以維吾爾族人爲最多，其次是柯爾克孜族，還有少數哈薩克及烏孜別克兩族人，雜處其間。河南爲漢城，即古疏勒國舊址，今縣名仍稱疏勒。爲東漢名將班超耿恭治理西域卅六國之駐節地。其後歷唐、元、清各代，凡有駐軍皆以此城爲大本營。民國以來仍爲南疆軍事重鎮。當時南疆警

備總部仍駐城內。居民以回族人最多，漢族人次之，間有少數滿族人，皆係清軍的後裔。至於城外鄉間，仍是維族人的農牧場所。

未蒙幫忙因禍得福

我們在哈密包羅西北公路局兩輛大卡車，言明終點站就是疏勒城。是晚車抵該城後，人車解約，各自分散。筆者一爲節省前程旅費；二爲便於明瞭當地情況，乃率沿途所遇的十二位同學同志，下榻於疏勒縣警察局的招待所。因爲該局劉副局長，原在民政廳警政科服務，於半年前由廳委派出任現職。久別重逢，情誼仍深。他既以舊長官來待我，我也就心情泰然的住在所內了！

我們由哈密不遠數千里來到喀什，就是爲「避秦」而出國。而出國的第一要事，就是具備出國護照。在新疆辦理出國護照的機關，在迪化是外交特派員公署；在喀什改歸南疆警備總部外事處代理。因此抵喀什翌日上午，筆部就偕同郭城修同學前往南疆總部，拜會歐陽晉高參。因郭同學是迪化總部第二處科長，在業務上常與歐陽高參有來往。對其住址都甚明瞭。當我倆按址找到

歐陽高參後，首先說明來意，請他鼎力幫忙，向外事處領發出國護照事宜，歐陽先生聽到我們來意後，就一邊指着捆好的行李一邊回說：

「趙錫光決心跟着陶時岳依俄降匪！這是本人的工作失敗。失敗的人只好走路，現在行李捆好，要搭今日下午開往葉城的軍運班車，先到葉城，再越崑崙山，前往印度的克什米爾。辦理出國護照，手續繁瑣，不是一二小時，就可辦妥的事。何況趙錫光既已投匪，決不會同情新疆境內的逃難人。情勢如此，奈莫能助，請二兄原諒！」

歐陽晉先生時任南疆警備總部少將高參，也是軍統局派在喀什的最高負責人，算是南疆第一號國特。於今趙錫光既決心跟着張治中與陶時岳走。他只有走路的份兒，別無他途可想。但他只顧本人遠走高飛，對我們過路的求助者，竟推得乾淨，真使我們難過，但也無可奈何，只好告辭走路。但歐陽高參此一推辭，在事實上倒幫了大忙！如他當時領我到外事處登記請發護照的話，無異向閻王爺報到，那是必死無疑！原因就在同時，趙逆錫光正在是日上午接到彭（德懷）王（

震)二匪酋的密電：指明我是新疆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誰能抓到就賞以黃金千兩。趙逆爲了

千兩黃金動了心，正下令召集疏勒疏附兩城的軍警負責人，嚴商密署要於是日下午四時，在兩城戒嚴，務必將我手到擒來，以便邀功領賞！趙錫光爲何對我如此心狠手辣，也有原因。遠戍新疆的三軍九師的首長們，上自總司令下至軍師長，對

我均有見面情。因我出任哈密警務局長時，這些軍事首長不時過往，常有迎送，當然就有見面情了！唯獨趙錫光因他入新較遲，當他由甘入新時，筆者已調職省城迪化，因而緣慳一面。他

一因對我沒有人情債；二因此次懸賞太重，他就狠下心來，要來犧牲我。孰意當我由歐陽高參處過午敗興而返回到警局招待所後。而出席戒嚴籌備的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甫行散會即悄悄前來找我。一見面後就輕言密語對我說：

戒嚴之前趕快離開

「科長趕快離此危城，喀什兩城在今日下午四時，要實施戒嚴！」

「喀什發生了什麼大事，爲什麼突然實施戒嚴！」

「就是因爲科長您！」

「我來喀什只有半天，什麼事也沒有做，怎能讓南疆總部如此大動干戈呢？」

「一野匪酋彭德懷與王震已到迪化，他倆給科長扣上新疆第一號戰犯兼頭等國特的罪名，下令全省通緝，並以黃金千兩作懸賞。趙錫光接電後，唯恐夜長夢多，走漏消息，乃即時下令召集

搜捕會議，已決定今日下午四時在喀什兩城嚴密戒嚴，務必將科長抓到！」

當劉副局長當面向我講完上情後，我根本不相信本身會担任如此重大角色！因我在新疆服公職位，文不是省主席，武不是總司令，再退一步言之，也得具有中統軍統兩局主持人的身分，或可權充此種罪名。然而我在當時三者皆無，當然是空谷傳音，不足採信。當時就懷疑起劉副局長，因他本人不作「避秦」之舉，准許我住在警局招待所，對他往後不利，遂借戒嚴之由，將我送走了事，才是真情。我興念及此：既然主人不歡迎，作客的人只好走路。免因自己一時方便，牽累他人未來前程。有些說不過去！於是我一面囑咐同宿警局招待所的同伴們準備啓程；一面又趕往關潔民先生的住處，密告喀什於是日下午四時要戒嚴之事。昨日同車抵喀的難友們，要走必需在一小時內離城，遲了恐怕走不成了！關氏一聽我言，先是眉頭一皺，表示一小時內離城，確有困難，繼之又解釋的說：

「同行難友住的很分散，此刻有的人在街頭擺地攤，拍賣去不需要什物，變作未來川資；有的人到市場上購買將來翻山越嶺所需用品，大都不在寓所。時間如此促迫，想走短時之內，決難召集起來。您老兄如果今天非走不可，只好先走了！」

聽到關氏的口吻，好像我這個老新疆，把他們由哈密平安帶到喀什。於今一拍屁股，就要先走，對同鄉們的維護，成了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太不應該！但是他們那裏曉得，我已大難臨頭

，只剩下一點生機，此時不走，等待何時？於是向關氏告辭後，就返回警局招待所，偕同十二位同伴，乘上警局交通車，大模大樣走向城外。沿途雖遇上正在佈署軍警崗位，一因未至戒嚴時間

，二因警局交通車的關係，都未受到攔阻，很順利的走出疏勒城。就在我們離城不久，喀什兩城同時戒嚴，搜捕的結果，與我同車抵喀什的關潔民、唐雄、張立齋三位先生，在兩天之內被警備總部，捉放三次。因爲他們都是由內地各省逃難到新疆的人，不是通緝懸賞中緝捕的要犯，最後終獲釋放。他們三人在喀什爲什麼被趙錫光在兩天之內，捉放了三次。迄今時逾卅多年，他們都還被蒙在鼓裏，莫明其中原委呢！

彭(德懷)王(震)二匪酋一到迪化，就給筆者扣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的罪名。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因爲我當時僅是全省警政上的一位荐任主管，那有充當如此重犯的資格；與千兩黃金的身價。因此當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道出喀什戒嚴因我而來，我根本不相信。我以爲是揀我離喀的藉口。其後追上馬呈祥、葉成、劉漢東、饒鐵珊、胡子萍、王曾善等軍政大員們，我也未便道出此情。及至卅九年元月來到台灣後，我仍守口如瓶。原因是怕別人說我老王賣瓜，豈不爲人所輕呢！

直到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由新疆經西藏，再轉印(度)非(律賓)等國，飛返台北時。毛君強兄和我前往松山機場接機。當我倆將堯老及其同行的三公子堯道明兄，迎到台北市泉州街鐵路飯店。俟他父子落座後

，堯老劈頭第一句話就說：

共酋何以懸出重賞

「你倆在新疆所擬各種應變方案，我方要員雖不重視；但匪方却認為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如有一件成功，新疆以及西北的局面就要改觀！因此當彭（德懷）王（震）二匪酋一到迪化，就以紅紙大字報，遍貼各大城市的街頭上。宣佈你二人是一等戰犯頭號國特；並附黃金千兩作懸賞，死活都算！」

我倆正想發言，向堯老道聲一路辛苦，但話尚未出口堯老一面用手指着筆者，一面接下又說：

「因你單身離哈未帶家眷，匪特們仍認為你可能潛伏在哈密附近。竟派了三名匪幹，在你哈密住所守株待兔，監視了整整一百天。其後因未發現你的踪影，才奉命撤退！」

由堯主席來台當面對話，才證知我和毛君強兄在民國卅八年新疆陷匪前，所擬製應變計劃，甚為匪方重視！同時也證實是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我逗留於喀什時，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對我輕言密語的悄悄話，全係維護我的好意真情，決非藉口揀我的虛情假意！然而我竟然將劉副局長的好心當壞意，懷疑了一年半，真是大不應該。也就因此，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由新疆逃出鐵幕數百文武官員們，迄今時逾卅多年，他們都還不曉此情，至於政府官員，以及其他國人更勿論矣！

當民國卅八九年間，在匪箠高漲瘋狂般席捲大陸各省時。匪酋匪幹每到一地，隨便給往日地

方幹部，在頭上加些不三不四的罪名，無辜予以殺害者，可說全國皆有，不足為奇。不過話再說回，在一省一地給人扣上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罪名者，也不多见，少之又少。這不是共匪對此一罪名有所吝嗇！而是能獲得此等罪名者，必需具有能影響一省一地大局成敗事實者，才可充當。而筆者不幸，於民國卅八年在西北大局波動之時，確實着手研擬過多次抗匪應變方案。可惜人微言輕贊助人太少，都未成功。如有一案成功的話，那西北大局就要改觀；新疆歷史也要重寫！

在民國卅八年四月下旬，張治中以和平談判首席代表身分，率團在北平向毛酋屈膝投降，此一貽笑中外的醜事，對全國來說，無異亮起紅燈；若對新疆來講，更是不祥之兆。原因張逆當時，不僅是現任西北軍政長官，尤且還是前任省主席。他的羽翼佈滿全疆，均居高位。影響所及對新疆未來前程，實屬莫大的不利，筆者深以為憂！好在時至五月五日，中央方面迅速發表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將軍繼任長官之職。

此一人事安排，對大西北來說，具有莫大安定力量，如對新疆來說，正是除奸肅賊，改組新疆政軍當局的大好良機。筆者與念及此，乃趁哈密專員堯樂博士，正在迪化籌組南疆視察團之便，再加馬堯二人素有淵源。如能由堯氏進言改組新疆政軍兩大機構，很易成功！即時擬妥改組方案：以堯易飽，以馬（呈祥）換陶。所具理由，簡單明瞭，飽爾漢是個老俄謀；陶時岳要跟張治中走，此兩人不去，新疆不保。西北難安。進行

的方法：以道賀為由，親自往蘭州一行。以便向飽爾漢請短假，讓陶時岳派軍機。果因言之成理，就此瞞過陶飽二逆。遂於五月七日逕飛蘭州。等馬長官過日改組方案後，雖覺堯氏有毛遂自荐之嫌，但旨在保國衛鄉，也不為錯，當即採納。並於夜密電駐迪化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就地秘密籌備，俟改組事宜就緒後，再行呈報中央明令發表。

軍政改組被陶破壞

在馬呈祥軍長接電後，深覺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機構：在警備總部方面，更換一位總司令就成了，頂多再加上一個參謀長。但在省政府方面，就牽涉較廣，凡媚史親共者，如省主席飽爾漢、秘書長劉孟純、迪化市長屈武，都必需去職。再由何人來調補，都得大費週章。當然也就需時。就在馬軍長緊鑼密鼓，進行改組軍政事宜時。竟被陶時岳探知。蓋因陶時岳服新有年，耳目衆多。尤有內心不服此案的要員們，從中破壞，去向陶時岳告密。陶時岳一獲此情後，如此時此地被人易職讓位，不僅有失他的聲譽；尤且要減低今後降匪身價。乃星夜搭機趕飛蘭州。一見馬長官的面，就以恫嚇口吻說：

「長官就任，當以安定轄區為職志，不宜製造戰亂為能事。堯樂博士向為史達林所深忌！若於此時易飽成堯的話。那新疆大局，會在一夜之間，搞得烽火連天。如因此引起新疆大亂，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目前好壞我還是您的副手。知情不能不說。更易新疆省主席一事。尚請長官三思而後再行！」

陶峙岳一向巧言善辯，何況此事與他榮辱有關，當要想盡說辭，破壞此案。而馬長官一向寡言木訥，缺少心機，對陶峙岳的恫言信以為真。再加馬氏過去對新疆種切，向不聞問。於今甫行出任長官，對新內情，多所不明。一見陶峙岳以副長官的身分，大力反對改組方案。頓時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結果改組新疆軍政兩大方案，就此胎死腹中。堯樂博士專員蘭州之行，也變成泡影！

我政府發表馬步芳將軍繼任西北軍政長官，無異是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筆者當時也有同感！如趁馬長官就職開始，能將驍勇善戰，馳譽全國的馬家軍中兩項缺點——參佐人才不濟，通訊器材缺乏。及時予以補救起來，就可立於不敗之地。即使因全國大局逆轉，最後仍然敗退。也可利用青藏高原險峻地形，去協助西藏政府，共同固守西藏。仍可為全國保住一片乾淨國土。遠顧環境，近窺實情，能及時補救馬家軍之缺點者，僅有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處站，正有此長，具此資格。

適巧警校前期同學石玉貴學長，時任迪化情報站副站長，籍屬甘肅。既與馬家有同鄉之誼，又可與軍統局西北各處站搭上關係。正好可作軍（統局）馬合作的橋樑。此外還有時任迪化市警局劉漢東局長，既屬軍統局資深同志，又係騎五軍馬呈祥軍長的好友。如能從傍再敲一下邊鼓，此事就可促成！筆者與念及此，就分別走訪石劉二公。見面詳談後，他們二人對我挽救西北大局的構想，都認為是最有效的良方。但他們二人對

軍統局在西北各省的負責人的認識是：這些處站長們，在學識方面沒有如此眼光，在能力方面也缺少如此魄力！尤且各有秉承，另有作法。到頭來可能做不到辦不成奈何？但我認為愛國人人有責，他們既居高位，自應不能後人！執意當我專誠去拜會他們請教時，果然均不作如是觀。他們認為張治中在北平作了貳臣後，西北軍政長官一職，理應由副長官陶峙岳升任。於今竟發表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將軍繼任長官之職。他們正為陶峙岳抱不平。因為他們志在擁陶，當然就要排馬。既要排馬，何能再談合作？就此我所擬製的軍馬合作方案，又成畫餅！

游擊計劃毛共恐慌

在以上兩案均未如願以後，我還不願向共匪低頭認輸！於是退而求其次。發動邊民在新疆組織反共游擊隊。好與匪俄作長期週旋。在我想來如劉伯承與陳毅二匪，在山東河南那麼小的地方，居然聚斂藏打八年游擊戰。而我們西北籍人，為何不能在新（疆）青（海）藏，偌大的地方上打個十年廿年游擊戰呢？如能先在新疆境內組成廿萬勁旅，最後轉進到西藏，與達賴喇嘛併肩固守該地，就可為國保持一片乾淨國土！我與念及此，就想及以哈密堯樂博士專員為此一組織的領導中心。然後再聯哈阿山專員烏斯滿，及財政廳長賈尼木汗等，合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就可組成十萬人的反共武力。然後再利用田子梅將軍的影響力，以及其他軍事首長的反共心理，再將成新的十萬國軍漸次變質，慢慢的拉攏過來，就可組成廿萬反共大軍。筆者有了此一構想後，

為了集思廣益，乃再度拜會智多星劉漢東局長去請教。他一聽我的構想就極力贊許的說：

「太好了，我贊同，趕快做！」

劉局長三句話九個字，對我的鼓勵非常。因為時局緊張，事不宜遲。乃即時向民政廳王會善廳長請准短假，盪返哈密去晉見堯樂博士專員。因堯氏素以反共抗俄為職志，也是史達林的眼中釘肉中刺。此時此地他要求求生，也只有組織游擊隊之一途！因此當我一提由他出任新疆反共游擊總司令之事，就被採納。並囑我不必再回迪化，就留在哈密負責籌組反共游擊總部事宜。我奉堯命後，就去拜會時任警備總部駐哈密密情報站毛君強站長，及軍統局駐哈密密情報組中組長。他們二人同認此時此地，除了組織游擊隊才有生路外，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於是經我們三人小組，共同研商的結果，堯氏出任總司令烏賈二氏副之。每人各轄一軍兼軍長，每軍轄三師，每師三團。至於師團長，在哈族由各部落大小來定之，大者為師，次者為團。在維族方面，縣長擔任師長，鄉鎮長擔任團長。在當時的情形，哈族有人有馬也有槍，僅缺電台；在維族方面，人馬都有，槍支電台都缺，必需由有關方面協助補充。當我們三人將此方案擬妥，經堯專員過目後，甚為滿意。除一面派出專人去和烏賈二人取連絡；一面派毛君強兄和筆者趕赴迪化，去找電台和槍支。因為向人求槍支與電台，不能不將游擊計劃交與有關大員們過目。在這些大員中，有不少人是擁陶派。他們自始至終認為陶峙岳是可靠的西北長城。於今堯樂博士在時局惡化時，要打游擊

戰的話，最有力的支援人就是陶總司令。因此在他們過日後，就親呈陶時岳。因而此一最機密方案就落在陶時岳手。陶時岳一見此案必出於毛君強兄與我的手中。陶時岳旋即以新疆警備總司令的身分通電降匪。他一為卸責，二為邀功。自會向他的新頂頭上司彭王二匪僑去報告。在彭王二匪想來：胆敢讓一省的省主席讓位；一地的總司令易職的人，當然就有頭號國特的資格。能發動新疆維哈族人，組織十萬反共游擊武力人，當然就是現成的第一等戰犯。此外再加駐新十萬國軍的譁變，又是由我的籍貫所在地，也就毛君強當時服務的哈密地方變起。他們又認為是我倆的傑作。因此彭王二匪一抵迪化，第一件大事就是防阻新疆反共游擊隊變成事實。而防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堵水先斷源。必需設法將我和毛君強兄逮捕歸案。為了加速此一事功。不惜以黃金千兩作懸賞！於焉我這位全省荐任警政主管，身價暴漲！一躍而晉升為全省第一號戰犯，與頭等國特了！

然而當疏勒縣警局劉副局長，面告此情時，我硬是自貶「身價」，不予相信。僅以為喀什有事戒嚴。一不願連累劉副局長的留喀前程；二為及早趕上前行軍政大員們。只好在戒嚴之前，提早離開喀什，如此而已！

沙意提是維族硬漢

當我們同行的十二人，大模大樣安安全全，乘上警局交通車走出疏勒城古城時，東關市面如恆，人車熙攘。我們下了警局交通車，就改雇兩

輛六根棍（新疆平民交通車，一馬四輪，因車身架以六根橫木而成，故名）。循着前往英吉沙縣的大道向南進發。回首一望巍峨入雲的疏勒城樓，不僅引發思古之情。在一千八百年前，漢班定遠侯，為了生入玉門關，告辭此城時，是獲得當地居民萬人拜留的場面！於今我們仍為乘漢節而不帝秦離此，竟成落荒而逃走！兩情相較，真是汗顏無語，愧對先賢了！

由喀什到英吉沙的行程，當地人統稱十個砲台，也就是一百華里，坐車騎馬都需時一整天。因我們是下午起程，只好夜宿原係打尖站的牙甫泉地方。正當我們吃完晚飯後，突有一輛軍運大卡車開到店內。我的內心隨之緊張起來！是否因喀什戒嚴，沒有搜捕到我，乃派專車追到此地？正當我驚疑之際，忽見歐陽晉高參，由該車前座走了下來。我一見他就問：

「喀什曾否戒嚴？」
 「當然戒嚴，因而此一班車也運行誤點！」
 「喀什發生了什麼大事？竟然需要戒嚴？」
 「聽說郊區有兩連國軍譁變，城區為安全，才實施戒嚴！」

這時歐陽高參已是趙逆錫光，要送走的人。當然成了南疆總部的局外人，自難明白就裏，不知原委了！因我的追詢，只好找上馬路新聞來作回答，搪塞了事。

在我和歐陽高參談話的當兒，由班車上走下好多位軍人，其中有兩人向我們談話的地方走來，一位是上校一位是上尉。歐陽先生就給介紹的說：

「這位是南疆總部參議沙意提上校，他因不滿趙錫光變節降匪，乃毅然攜眷出國，也將取道巴基斯坦，和你們同行，明天將在英吉沙等你們。今後要作患難朋友，希望大家在沿途上相互幫助。」接下又介紹另一位軍官說：

「這位是蒲碧邊卡大隊電台台長賀子戈上尉，到南疆總部洽公已畢，現返防地正好可作你們去蒲碧的嚮導。」

沙意提先生是新疆伊犁籍的維族人，自幼就受够老毛子的壓迫與欺凌，對俄國人沒有好感，及長進入新疆學院受業時，就學得一口流利國語。卒業後為了一伸報國大志，乃轉入駐新國軍中服務。先出任預七師少校參議，繼升四十二軍中校參議，最後再升任南疆總部上校參議。因他在新疆學院受業時，就成了國民黨員，在新疆維族青年中，算是入黨最早的人。因而變成反共抗俄的急先鋒。於今新疆軍政當局相偕降匪。他這位地也無立足餘地。只好在匪軍入境前夕，攜眷離開故鄉，遠適異國！

彭團長仗義派軍差

英吉沙是越帕米爾去巴基斯坦的起點站，雇馬籩糧，必需在此地辦理，過此就沒辦法可想。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於今派有四十二軍彭團駐此。彭團長於民國卅五年留駐哈密時，曾擔任過城防司令。筆者時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因業務上關係時相過往，致成好友。因此當我翌晨趕到該城時，原打算首先去拜會他，以便從中幫忙，

提早趕路。不意當我們兩輛六根棍進抵該城北關時，這位英吉沙駐軍首長，因聽到喀什發生戒嚴之事，從早就到入車必經的北關路口，打聽過往消息。當他發現我時，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我風塵撲面，滿臉于思，人就老了十多歲，驟然不敢相認。可是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我趨前通姓名後，他一面和我握手道辛苦；一面開口就問：

「老兄甫由喀什來，喀什發生了什麼大事？竟值得總部實施戒嚴？」

我當時雖知戒嚴原因，但自己還不相信。於今彭氏來問，當不宜連自己尚不相信的事，包攬到自己身上。只好將歐陽高參的馬路消息作了回稱。他聽到此情，認為是一件小事，不致影響到英吉沙的治安，也就算了，不再追問。而我當時最關切的事，就是要追趕前行大員們。因為我們同行人中，沒有一張護照，再加川資缺缺。非藉前行大員們的掩護與救助，就無法也無力進入巴基斯坦國境。因此問話一停，我接下就問：

「聽說前行大員們，在入口口役格致牙留住多日，現在已否離開該地進入山區？」

「他們在一星期前已進入山區，你們若要追趕，就得兼程而行。否則按日行程就追不上了！」

「我們既窮且缺（川資），非追不可，就請老兄鼎力賜助，即時幫忙，代雇馬匹。吃完午飯就走！」

「剛才以派軍差的規定，給沙參議夫婦雇了兩匹差馬，每匹雇價袁大頭六十枚。你們當可援例辦理！」

按當時一般行旅雇價，是袁大頭八十元。於今竟以派軍差的價格來計，就減低廿元，這個忙真幫得不小。就在彭團長宣佈馬價以後。曾是我的科員，也是警校後期同學穆正聲老弟悄悄來到我的面前，輕言悄語對我說：

「科長我身上只有一枚大頭，我要怎麼辦？」

「既同來就同走！」

走向全國最高山城

於是我就將哈密李議長、田會長義贈我的兩百銀元，以及哈密警局同仁所贈的一百銀元券，統同交給穆同學，再匯集其他難友們應付之錢，去交給馬牙子以便雇馬。但同行難友中，如穆同學之情者，大有人在。匯集的結果仍差卅枚袁大頭。因我的同行中都是低級軍警人員，他們衣被都是布質的，在市場出賣根本不值錢。在萬般無奈情下，最後又將所帶的一條俄製毛氈，以及身上所穿的庫車黑羔皮大衣，拿去賣掉才算解決此一問題。翻越帕米爾莫有皮大衣不行，然後我再向彭團長要了一件軍大衣以便禦寒。就在這時，沙意提上校夫婦以及賀子戈上尉，正好來到。於是我們就相偕向全國最高的山城進發。

蒲犁縣是位於帕米爾高原上的一個山城。縣境都在海拔五千公里以上。氣候嚴寒，四季皆冬。居民四季一身皮，不知換季為何物。五穀不生，民食維艱。但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我國來說，如漢、唐、元、清各朝，均由喀什分兵重此。蓋因此地高屋建瓴，可以管轡五國（中俄印巴阿

富汗）邊境，以固國防。於今仍派駐有邊卡大隊。其實也僅一連兵力。再多了補給就發生問題。就地無法徵糧，全靠山下運補。不僅山道崎嶇；還受天時限制。冬季大雪封山，夏季山洪阻道。僅乘春秋二季，來作搶運，以籌軍食。而我們此次避難離國，適逢通行此道的季節，亦云幸矣。

由英吉沙到蒲犁的行程，快馬趕程要走七八天，按程騎驢要走半個月。我們一行因兼程趕路，僅走七整天。於十月廿七日夜安抵蒲犁城。該城位於喀什克爾上游；即蒲犁河西岸因以得名。居民大都是以遊牧為主，以阿克克孜族最多。間有少數回維族人，散處城區，以經營襪貨及小旅店為生。小客店僅有三家。當我們同行十六人抵達後，當時就宣告客滿。食住均生問題。好在我們都有餘糧，可以解決當日生活。

為了解決食住以及前行走的問題，翌日一早就去拜會當地政軍警三首長。主持縣政的楊樹英副縣長，與警察局的劉基局長，都是中央警校的後期同學，公誼私情，都够關係，邊卡大隊長張軫中校也是反共中堅。因此在禮貌上拜訪他們以後，他們三位首長，就聯合起來歡宴我們。由縣政府主辦，上午羊肉抓飯，下午牛肉泡饅。同伴們多日來都是以啃凍饑來充飢。於今吃了這兩頓新疆普通餐，尤勝過山珍海味。我們必需在蒲犁一天的主要原因，是為在此籌製前程所需的饅餅。因為前程還有半個月冰山雪谷湫走，每人按日來算至少要帶五十個饅餅。我們同行人連馬夫算起已逾廿人之譜，所需饅餅，總數逾千。縣府雖開倉放糧，將小麥撥交三家小店去趕製。但由麥

成麵，由麵成餅，也要相當時間，再加該地氣壓太低，烤燒麵餅需時很長。雖然縣府與警局的大廚房也來幫忙。但到第二天早晨起身，每人分配麵餅時，仍然不够分配。因沙意提夫婦均有出國護照，乃自退讓我們先走，以便追趕前行大員，就在我率領同伴們上馬時，楊副縣長趕來送行，他手中持有準備好的出國護照悄悄向我透露的說：

「老學長先走一步，我再準備一兩天，隨後就行，我們在巴基斯坦境內再見面好了！」

遲走一週就誤兩年

他話甫畢，我即時想起在喀什尚有一大批人，留在後邊，假若他們三位首長先行離此，後來的這批人能否順利出國就大有問題，起碼所需麵餅，就無處去找。因此我接下面就說：

「你們此地三位首長，此時還不宜早走，因為後邊尚有許多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大學教授經此出國。你們必需俟這批忠貞大員們過境後再走不遲！」

「彭王二酋已到迪化，大隊共軍正向南疆開拔，遲了恐怕難以脫身？」

「我還不是共軍下午要到哈密。上午才動身。」

，也能安全到此嗎！」

楊副縣長在接受我的意見後，一直等了一個星期以後，韓克溫、關潔民等人果然趕到。當然援例予以聯合歡宴，因為人多，趕製麵餅需時，就多住了兩天。俟所需食糧帶足，將這批大員們安全送走以後。他們三家才全部離境，逃離鐵幕。但他們三人就因為幫助他人而自己遲走一步。結果逃到巴基斯坦時，我國駐印大使館已下旗歸國。也就困留國外。及至民國四十一年才回國，已遲二年多。（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父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篇篇精彩，歡迎購閱。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